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海 飞 风中的围巾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 海
| 飞
| 著

风中的围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风中的围巾 / 海飞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11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ISBN 978-7-5411-3284-1

I. ①风… II. ①海…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6027 号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

风中的围巾
FENGZHONG DE WEIJIN

海飞 著

责任编辑 邓永勤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2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284-1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	刘海涛	江曾培	汤吉夫
陈建功	郑宗培	桂晓风	雷 达



海 飞 编剧，作家。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 300 多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新华文摘》及各类年度精选本选用。获人民文学奖、“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上海文学》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2008—2009《中篇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浙江省优秀中篇小说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并被评为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著有小说集《后巷的蝉》《看你往哪儿跑》《一场叫纪念的雪》《青衣花旦》《像老子一样生活》；散文集《丹桂房的日子》《古镇的繁花旧梦》《翻版的桃花源》；长篇小说《花雕》《壹千寻》《花满朵》《向延安》；影视作品《旗袍》《大西南剿匪记》《旗袍旗袍》《铁面歌女》《从将军到士兵》《太平公主秘史》《代号十三钗》等。

总序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编者邀我作个序。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就是为其鼓与呼的，现不妨摘录于下，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

尽管人们可以对“微型小说”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

它是一种机智，一种敏感，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瞬间、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

因而，它是一种眼光，一种艺术神经。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一种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

它是一种情绪、怅惘、惊叹、留连、幽默，只此一点。

它是一种智慧。简练是才能的姐妹。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不想强加于人，不想当教师爷，充分地信任读者。

它是一种语言，举一反三，一以当十，字字千斤重。

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并不窘迫，并不寒伦，肝胆俱全。

它是谦虚的，它自称微型，自称小小。

它又是困难的，几百字，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无法搭配，无法藏头露尾，无法搞障眼法。

它是一种机遇，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命运啊，这一生，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微型”呢？

王 蒙

2011年9月26日

目 录

裁缝郑小衣	1
弹花匠阮三郎	3
箍桶匠陈敦儿	6
画匠唐莖	9
木匠李直	11
漆匠小七	14
锁匠三官	17
剃头匠李莲英	20
铁匠章三发	22
砖匠大春	25
刘一刀在此	28
贵妃醉酒	31
美人斩	33
月亮海棠	37
保卫一座桥	40
沉 笼	42
断 桥	44
效 颦	47
唐斩的唐唐斩的斩	50
唐斩的爱情	52
唐斩的眼泪	55
我是段四	57
陈老爷的胡琴	59
丹桂房1948	62
许三多的1609	64
高升戏院的下午	67
棺材铺	70
枪毙七子	73

1942年的爱情	75
修行年代	78
快枪手	80
传 奇	82
棋 子	85
戏 魂	89
秋天有病	91
第28个春天的卡布奇诺	94
葵花朵朵	96
暴雨将至	100
梅花碑的秋天	103
黑猫走失在豆腐巷的白夜	106
我们去盗墓吧	108
带鱼在寻找	111
蝥蛸为什么鸣叫	114
开往春天的拖拉机	116
蓝月光	119
芦 花	122
那里有条美丽的河	125
如 戏	127
桃花驾临	130
一场叫纪念的雪	133
有个女孩名叫小碗	135
窗口的女人	137
磨刀老头的吹牛生涯	140
桃 李	143
一顶皮帽	145
油纸伞	147

中士与女人	149
光荣院的春天	152
粽子	154
闪闪发亮的音乐	157
红灯笼	160
纪念碑	162
小武和大武	164
茶茶是一棵树	166
皮匠老黑的最后时光	169
小米	171
想要和你吹吹风	173
桃花	176
爱情鸡汤	180
办公室里的蝴蝶在飞	182
茶的过程	185
钢琴课	187
风中的围巾	189
烟灰爱情	191
末班电车	193
糖醋爱情	195

裁缝郑小衣

——江南名将之一

郑小衣的成衣铺开在暨阳城横街上，其实郑小衣还很年轻，但是他的名声已经使得省城里的许多太太小姐们，从杭州专程赶来请他缝制衣服。郑小衣长于旗袍，他做的旗袍能像一支神奇的笔一样，三笔两笔勾出女子完美的曲线。郑小衣话不多，许多个日子里他喜欢站在成衣铺的屋檐下，看手下的工人们替他缝衣服。

郑小衣是个白净的人，许多个日子里他会抬头看一看天，然后拎着一只小皮箱上门替一些达官家的太太小姐量衣。那天他刚好走到太平桥头，听到了咿咿呀呀的歌声。他走过去，看到一个卖唱女子正唱着一支关于命若浮萍的凄凉曲调。他拎着皮箱一直没有离开，他用目光量好了女子的身体，然后迅速回到了成衣铺，拿出上好面料，剪刀像一艘小船划开水面一样，一块布料被郑小衣三下五除二裁得七零八落。郑小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三夜没有出来。第三天黄昏的时候，郑小衣红着一双眼睛从屋子里出来了，他手里托着一件手工缝制的精美旗袍。

郑小衣找到了卖唱女子，女子仍然在太平桥上唱歌。郑小衣走到她面前把旗袍递上，然后轻声说，跟我走好不好，你跟我走。女子看了郑小衣忧郁的眸子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跟着郑小衣走了。郑小衣牵着她的手，走过了中水门走过了药铺走过了南货店，然后女子看到了郑小衣的成衣铺。郑小衣问，你叫什么名字。女子说，我叫飘萍。

郑小衣和飘萍的日子很平静，飘萍后来跟着别人去唱堂会，郑小衣说别去了吧，飘萍说要去的。飘萍跟着别人去了，而且一不小心唱红

了，飘萍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起来。郑小衣每天都要忧心忡忡地看着飘萍匆匆地离去，终于有一天，飘萍回来时对郑小衣说，团长今天拉住我不放，大约是喝醉了酒，我好不容易才挣脱的。郑小衣没说什么，又取出一块布料拿起剪刀就剪，第二天飘萍去唱堂会时，郑小衣让飘萍穿上那件衣服。

那天晚上飘萍回来得很晚，那天晚上飘萍对郑小衣说，团长今天又伸手了，但是很快缩了回去，他说手很麻。郑小衣笑了，郑小衣说那衣服面上有无数条细得看都看不清的钢丝。第二天，飘萍没有去唱堂会，飘萍说不想去唱了，唱堂会总有许多麻烦事。飘萍和郑小衣的日子复归平静。有一天郑小衣被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人请去，郑小衣那天晚上很迟才回来。郑小衣被人带到一间屋子里，屋子里围了许多人，还有一个躺在地上的人，那个人的头已经和身子分开了，然后那些人告诉郑小衣，这个人被日本人杀死了，因为这个人杀了许多的日本人。郑小衣俯下身去，他知道这些人需要他干的是什麼，他飞快地替这个人缝好了头，然后他在水盆里拼命洗手。地上那人眨了一下眼睛，又眨了一下眼睛，然后闭上了眼。所有在场的人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对着郑小衣转身离去的背影，深深鞠躬。

许多天后一个女人找到了郑小衣，郑小衣正在裁一块布料，所以郑小衣没有抬头。女人说是团长的夫人，女人说团长那天听飘萍唱堂会后手麻了一麻，第二天他就开往前线打日本鬼子了，没想到在路上有两个手指突然断了。女人说话很缓慢，像是在哄一个小孩入睡。女人说其实团长在以前的一次战斗中就负过伤废了身子，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的所作所为对飘萍是构不成任何威胁的。女人又说团长在这次打鬼子的战斗中死了。女人最后一句话说得很轻，郑小衣停止了裁衣服，郑小衣抬起了头，女人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痕迹，郑小衣的脸上却白花花的一片。

郑小衣没说什么，而是替团长夫人量了量身体。旗袍做好的时候，是飘萍送去的，飘萍说这是郑小衣送给你的旗袍。飘萍说郑小衣走了，郑小衣去了前线，郑小衣说他对不起团长。飘萍又说我要等郑小衣回来，我要守着他的成衣铺。团长夫人说，我也要等他回来，他不回来我找谁做旗袍去。

两个女人一抬头，不约而同地听到远方传来的轰轰炮声，炮声里一个丢掉剪刀的裁缝正手持钢枪努力完成成为优秀士兵的过程。团长夫人笑了笑，飘萍也笑了笑。

弹花匠阮三郎

——江南名将之二

阮三郎是个瞎子，阮市人，阮三郎少年时候的一场变故让他的眼睛再也看不到光明。有人问阮三郎想不想学算命，那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三郎想了很久，说，我想学弹棉花。

阮三郎就学了弹棉花，学会弹棉花后三郎开始一村又一村地辗转，他已经看不到路旁的篱笆和柳树，看不到溪中的小鱼和河面上掠过的水鸟。但是他的身影像春天的一缕风一样窜遍了每一个村。阮三郎弹的棉花又柔又软，当东家问他多少工钱时，阮三郎睁着一双白眼一笑说，随便给一点就行。

阮三郎是一个很随便的人，他吃得随便穿得随便，收工钱也随便，在他一村一村的辗转中给百姓们送去了温暖。阮三郎还会拉二胡，阮三郎拉的二胡曲风明快，让人听了也很快乐。许多人问阮三郎的眼睛怎么会瞎的，阮三郎说我的眼睛是被人用石灰包砸瞎的。又有人问那么为什么有人要用石灰包砸你呢。阮三郎笑着说，因为我们家遭遇了仇家，仇家将我们一家十几口人全部斩杀了，然后血淋淋地挂在大树上。我逃跑的时候被人用石灰包砸了，但是我命大，尽管我眼睛瞎了。阮三郎笑着告诉大家这些事，听得大家毛骨悚然，阮三郎却哈哈大笑。

快要入冬的时候阮三郎来到了暨阳城，阮三郎在长弄堂里弹棉花。那时候徐衙里头正在杀猪宰羊，肉香弥漫了整条弄堂。正在弄堂里某户人家弹棉花的阮三郎拼命吸着鼻子，阮三郎说真香啊，然后他拿起了弹花弓向徐衙走去。他听到了一个中气很足的声音在招呼着客人落座，阮三郎翻着白眼笑着走了进去，他在那个人面前站住了，他说多么熟悉的声音啊，徐老爷你的声音多么熟悉啊。然后他转身走了，走到台门的时候突然回转身，弹花弓弹出了两枚小小的石子，一声惨叫过后，徐老爷捂着两只眼睛倒在地上。然后，徐衙里头的许多人都看到一个人从弹花弓里抽出了一柄剑，再然后，这个人纵身飞了起来，片刻过后，所有人都倒在了血泊中。

阮三郎就要离开徐衙了，阮三郎离开徐衙的时候听到了水缸边的响动，他走过去拎出了浑身发抖的一个小孩。小孩趴在地上拼命磕头，小孩说你不要杀我。阮三郎脑子里浮起了多年以前，一个小孩狼狈逃命的样子。阮三郎的剑就架在小孩的喉咙上，但是他没有刺下去，他最后抱起小孩夺门而出拼命奔逃。阮三郎刚走出不久，捕快就拥进了徐衙。

阮三郎带着小孩上路了，阮三郎走的时候一场冬雨开始飘落，那是暨阳城冬天来临的前奏。然后，江湖上开始盛传一个弹花匠的故事，血

雨腥风中一个瞎了眼的弹花匠腋下夹着一个小孩在江湖路上东奔西突。小孩很听话，一路上服侍着阮三郎，就连阮三郎的脚也是孩子洗的。阮三郎突然有了那种收他为子的强烈愿望，这是人到一定年龄以后本性里涌出来的东西。阮三郎教他弹棉花，也教他武功。

终于在一个月夜，一位人高马大的英俊青年将一柄剑架在阮三郎的脖子上，阮三郎正在喝酒，他抬起头笑了，他说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的，只是你再给我三天的时间。青年收起了剑，青年转身离去的时候，阮三郎的一滴泪悄然滑落。

阮三郎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关了三天三夜，青年握着一柄剑一动不动地站在房子外面。房间里阮三郎弹一会儿棉花，拉一会儿二胡，再弹一会儿棉花，再拉一会儿二胡。三天以后门吱呀一声开了，阮三郎揉着眼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拎着一件薄薄的棉衣。

青年依然站在门口，风吹起了他的头发，身上落满了露水。青年再一次将剑抬起来，青年说，你还有什么话说。阮三郎说，是该了断的时候了，我现在即便去了也已心安，本来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阮三郎将那件薄棉衣递给青年，然后自己的喉咙也迎向了青年。

一道血光过后，阮三郎仰面躺下了，一切都安静下来。青年将那件用三天时间做成的薄薄棉衣套在了身上。此后，江湖上多了一个弹棉花的侠士，专门打抱不平杀恶人无数。据传青年身上穿着一件刀枪不入的薄棉衣，这件薄棉衣出自阮三郎之手，许多人说，要是阮三郎自己穿着这件棉衣也不至于命归黄泉，又有许多人说，凭着阮三郎的武功，又有谁能取得了他的性命。

青年一脸冷峻，在他行走江湖的过程中血雨腥风又起，青年行侠之前必先告诉敌人，杀人的是一个弹花匠，叫阮小郎，他把那个“阮”字说得异常响亮，他说那个“阮”字的时候，眼中总有泪光闪动。

箍桶匠陈敦儿

——江南名将之三

自从陈府里头来了一个箍桶匠为小姐做嫁妆后，少爷陈敦儿就喜欢上了箍桶这门手艺。那时候的陈敦儿还只有十岁，他不好好读书却乐此不疲地在院子里铺开很大的场子学做箍桶。陈老爷的咳嗽声在陈府里头此起彼伏，他成片的良田需要一个合格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就是少爷陈敦儿。陈老爷忧心忡忡的目光越过假山和花花草草，落在不停忙碌着的陈敦儿身上。陈老爷叹了一口气，陈老爷需要的并不是一名箍桶匠。

有一次陈敦儿箍桶，箍着箍着家人都找不到他了，找了很久才听到木桶里面发出的声音，原来是陈敦儿一不小心把自己箍到桶里面去了。从那一刻起陈老爷对陈敦儿彻底失去信心，面对自己经营的庞大家业他感到心痛万分。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陈敦儿，其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家中也来过一个箍桶匠，那箍桶匠箍出了一只只精致的脚盆水桶马桶提桶饭桶，这些桶吸引了少年时候陈老爷的目光，使他一步步走向那些桶。但是最终陈老爷不再去碰那些桶和箍桶的工具，他那时候就已经很明白，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箍桶的。

陈敦儿箍桶的手艺越来越精，做得最绝的是他箍的漱水桶，那是新嫁娘或太太小姐们饭后漱口以后，吐口水的精巧小桶。陈敦儿在那桶上镂上花，再让油漆匠让真漆一包，就成了精美绝伦的工艺品。陈敦儿长得很小巧，远没有陈老爷那样的高大和英武，他走在路上的时候总是会有人指指点点，看，这就是那个不喜欢做老爷喜欢做箍桶匠

的陈敦儿。

其实陈老爷也没能做多长时间的老爷，1949年春天来临的时候，陈老爷的大片良田突然不再姓陈，就连陈老爷豪华的大房子，也突然住进来许多人家，这些人以前都是他的佃农。陈老爷坐在陈府里头绵软的阳光底下晒太阳，他越来越喜欢在无数个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昏昏沉沉地晒太阳了。陈敦儿就在他不远的地方箍桶，他每天都很忙的样子，他不停地箍桶，大大小小的桶堆满了天井，成了小孩们钻进钻出的玩物。有一天陈敦儿刚箍好一只桶，他看到陈老爷坐在藤椅上歪着头笑，嘴角边流着涎水。陈敦儿走过去说，爹，爹你怎么了。陈老爷再也没有答应他。

陈敦儿替父亲发了丧，现在陈敦儿完完全全靠手艺吃饭了，他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暗自庆幸。许多时候他也会走上田头，看那些本来属于陈家但是现在已不再属于陈家的良田里草紫花儿开放，田野的风多么好啊，青草的气息多么好啊，陈敦儿面露笑容巡行在田野，然后是1953年的一场洪水如期来临。陈敦儿看到浊黄的水冲开决口，看着水一点点漫过门槛漫过桌面漫过房屋，像蛇一样游遍整个村落。村里人都拆了门板倒出了水缸里的水，然后在水面上可以看到浮浮沉沉的许多人。陈敦儿的木桶也浮起来了，让人们想不到的是他的那么多大木桶全部用绳子连在一起，冲也冲不走，就像是浩浩荡荡的船队。陈敦儿像一个船长一样坐在第一只木桶里，太阳白晃晃的很刺眼，这让陈敦儿的眼睛很不舒服。他不停地骂娘，不停地救人。他在救起媚娘的那一刻突然停止骂娘，他伸出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抓住的居然是一只鲜藕一般的手，他的目光顺着这只手往其他部位延伸，他看到了一张异常美丽的脸鲜花一样盛开在他的眼前。

陈敦儿面对洪水突然流下了眼泪，这是一个他等了很久的女人，他在心里说我一定要娶她我一定要娶了她。陈敦儿和女人还有许多他救起